

蔡文問人

歌之雄英

著等普李



行刊屋書問人

人 間 文 叢
英 雄 之 歌

李 普 等 著

人 間 書 屋 刊 行

人 間 文 叢

英 雄 之 歌

• 有 版 權 •

著 作 者：

李 文 波 等

刊 行 者：

人 司 公 限 有

廣州永漢北路二四九號
電報掛號二七五五

出 版 者：

一 九 五 一 年 八 月

定 價：

三 、 ○ ○ ○

印 刷 者：

公 聯 印 刷 廠

廣州市：光復南路卅一號

(編號)113(印數)1 -3,000(頁數)76

目錄

前記	 (一)
英雄之歌	 李文波 (三)
申請	 柯崗 (六)
一個不敢殺雞的人	 柯崗 (一〇)
他懂得爲了什麼	 柯崗 (一三)
重逢	 柯崗 (一七)
翻身飯單	 展潮 (二一)
命名禮	 展潮 (二四)
神鬼的末日	 展潮 (二八)

麥收時節·····	展潮(三二)
起燈山下·····	展潮(三六)
新氣概·····	沈容(四一)
土霸王們·····	李普(四六)
『王國』見聞·····	李普(五一)
『京城』一瞥·····	李普(五五)
朝廷和土霸王之間·····	李普(五九)
漫畫孫殿英·····	李普(六三)

前記

包括在這本小冊子裡的是一些文藝性的新聞通訊，寫的是實實在在的人物和事情。作者都是新聞記者，只有李文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幹部，寫作者當時担任着副營長的職務。

這些作品時的代背景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防禦階段將近結束，反攻階段快要開始的時候。前面的五篇是關於解放軍戰士的。這些解放軍戰士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他們對蔣介石匪幫充滿了仇恨，對人民的革命事業充滿了深情。因此他們勇敢堅強，不惜流血犧牲。他們這種仇恨和深情的產生不是偶然的；雖然各人的經歷和感受的具體情形互不相同，但是基本上不外乎出於兩個原因。一個是土地改革使他們翻了身，給他們帶來了新的生活，開闢了幸福的前途。鼓舞着他們爲保衛他們的新生活而戰。另外的六篇就是寫這種光明燦爛的新生活的幾個側面。其次一個原因是舊制度和反動統治者的壓迫剝削，那種極度的黑暗和殘酷使他們再也活不下去了，使他們不能不起來反抗。那鮮血淋漓、暗無天日的景象，這就是最後的五篇所報道的內容。這五篇曾經以「舊中國的一角」爲題，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在中原出版過一個小冊子，現在重新收集在

這裡。

自然，這裡只不過是點滴的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幾百萬，土地改革已經完成的地區有十多省。而舊中國的面貌，這裡只不過出現了一小的一角。而且，可以說這已是歷史的面貌。台灣的解放只是時間問題，舊的黑暗和悲慘的中國已經一去而不復返，就連這裡所反映的土地改革以後新生活的內容，有些也已經成了陳跡。比如，那時候吃糠的農民，現在已經大部份不吃糠了。新中國就是以這種驚人的速度向前邁進的。但是，雖然是點滴，却是真實的點滴，從一滴水，我們可以看一個世界，雖然是歷史，却是真實的歷史，新事物是從舊事物的廢墟之上生長出的。

現在，美國帝國主義者正在加緊對中國人民進行侵畧，企圖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的和幸福的生活，企圖在中國人民頭上重建那種舊的血腥的統治，這難道是中國人民所能容忍的嗎？

不能。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我們有決心，也有力量來抵抗它，粉碎它！目前遍及全國的波濤壯闊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便是明顯的証據。這正是中國人民對內外敵人的仇恨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深情的必然的發展。

在這樣一個偉大的運動之中，把這本小冊子奉獻於讀者之前。不會是毫無意義的吧。

英雄之歌

李文波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們打罷邵耳岩回來，我發現襯袖上的一片血印，使我想起當時負傷的新戰士袁慶懷來。

邵耳岩戰鬥中，部隊堅持到天明，敵人發現了我們小砲陣地的目標，便集中火力向這裡射擊。小砲組連我四個人，連着被埋在土裡四次。我一次一次的從土裡鑽出來。因為我們所隱蔽的坑太小，盛不下四個人，何況又有幾次被砲彈轟平了！我命令小砲班長派人再挖個工事，他立刻就派袁慶懷同志完成這個任務。在我們前邊三步的地方，又落了敵人一個砲彈，炸成盆大的深坑，小砲班長舉過鐵鍬說：「『活寶』你就在這個砲坑裡去挖罷！」

當我回頭看時，袁慶懷早跳出了我們的工事，我告訴他：「要注意點！」袁慶懷同志動手挖着工事，回答說：「沒事！」可是，我還很擔心，子彈在他身旁來回亂飛，並在他跟前翻起無數的土泡來。我又露出頭來告訴他注意，只聽見他大聲而肯定的答道：「不怕！」隨着他的聲音，一聲轟响，袁慶懷翻身滾回我們的工事來，壓在我的身上。我抽出身子一看，他的胳膊已經斷

了，鮮紅的血流着很多碎骨頭滴下來，從被打破的襖袖裡露出了白色的骨叉……

我端着血斷下來的胳膊發了呆。小砲班長幾乎尖叫出來，我向他一擠眼，他像懂了我的意思，改口說：「不要緊，給他救急包吧！」其實袁慶傑同志早已看見自己的胳膊斷了，他還是很冷靜的叫我：「副營長，你替我裹住吧！」

我接過救急包，把他襯袖的炸破處撕開。他的一條胳膊完全落了下來，只連着上下一點肉皮。我的手發顫了，越發纏越不會裹。他那鮮紅的血順着手流在我的襖袖上，我已經不敢裹了。袁慶傑笑着對我說：「你裹吧，我不痛！」他這一微笑，給了我很大的勇氣，一個救急包裹不住，衛生員拿了兩個才算裹住了。

袁慶傑同志就躺在我們的工事裡，還不時的坐起來探望，過了一會，我聽見他小聲的像唱什麼：「我爲革命今天受了傷呀，入蔣介石他爹和他娘呀……」

小砲班長制止他說：「好好待會吧，『活寶』！要不，你就回去休息！」他聽了，像很着急的說：「不，我得看看你們消滅了敵人才下去！」

現在，我是更深刻的了解到，一個堅定勇敢的戰士，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會驚慌的，敵人的砲彈還是拚命地向我們轟擊，袁慶傑還是不住的觀察監視着敵方，叫大家注意。

快黑的時候，團政治處主任去慰問他，他還很關切的說：「首長，你快離開這裡吧，我不要緊，敵人對這裡打的可兇呢！」直到把敵人全部消滅了，他才下了火線。

今天，我看到袖袖上的一片血，又想起當時負傷的袁慶傑同志來，想起他那沉着、勇敢和堅定的精神和那英雄的歌聲……。

申請

柯崗

一九四七年四月，我隨劉鄧部隊，在豫北前綫進行採訪。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裏，我走進四六部隊黨委秘書戰地辦公室，在這裡，我看見一張僅有一條逐日上升的直綫構成的統計圖表，這是自衛戰爭中，戰士們在火綫上請求參加共產黨的人數標誌。黨委秘書告訴我，在每次戰役結束之後，至少有二百份戰士們的入黨申請書送到這裡來；有些在犧牲之前來不及書面請求用口頭提出的，尚未記入表內。得到秘書同志的許可，我翻閱了一部份正被他們審察着的入黨申請書，上邊大都這樣寫着：「我羨慕共產黨員們英勇，不怕犧牲的精神，我覺得那是無限光榮。爲了我自家翻身，爲了全世界窮人都翻身，我願和他們一樣，不怕任何犧牲向蔣介石和一切反動派戰鬥到底。請黨委審察，准我參加共產黨。」

有一些是被解放戰士們的申請書，他們差不多都是首先嚴正聲明「脫離國民黨」或「同志會」，而又赤誠請求參加共產黨的。平漢戰役被解放過來的姚建的申請書上這樣寫着：「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共產黨員這樣堅決，勇敢，誠心誠意替老百姓辦事的人。我聲明堅決脫離那種說人話不

辦人事的國民黨，誓死爲我自己，爲全世界的人民戰鬥到底。請黨委批准我參加共產黨。」上黨戰役過來的陳憲斌同志寫着：「我從前上了閩錫山的當，參加了他的『同志會』，現在我決心脫離他，參加共產黨，因爲共產黨是我們勞動人民自己的黨，我爲我們自己的革命事業戰鬥到底，才不愧爲人，請黨委准許我。」從晉南戰役過來已經三次立功的方文勝寫到：「我看世界上誰也不能比共產黨員更勇敢善戰了，因爲共產黨真正是窮苦人民的先鋒，我是窮人中的一個，我要求參加共產黨，向賣國賊蔣介石及全世界反動派戰鬥到底。可是，我從前參加過國民黨，現在我誓死脫離它……。」

看了這些申請書，使我想到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共產黨人究竟是怎樣爲了人民而英勇善戰，而爲廣大的非黨的人民戰士所景仰，願意向他們學習呢？這裡只是隨便從廣大戰士群中聽到的幾個片斷的材料，但是使我不能忘記的。

打菜園的時候，共產黨員翟春堂正在醫院裡休養，一聽說打戰，傷沒全好，就跟着出發了。組織上勸他不要去，他却偷偷的跟着突擊組，衝過兩道鹿柴，一道水溝，第一名登上城。他爬上城頭時，別人尚未跟上，敵人四把刺刀向他面前衝來，他一閃身，一顆炸彈把敵人打回去，他佔領了敵人的工事，敵人不時的向他爭奪工事，他幾次打退敵人，最後他爲炸彈所傷，敵人一齊撲

過來捉他，他帶着傷，又打死了三個敵人。這時後邊部隊才跟上來。在霍村戰鬥中，敵人用密集砲火掩護步兵向我猛烈反撲，許多工事被摧毀，有些人企圖轉移陣地，他說：「不行，共產黨的軍隊丟掉陣地是最可恥的。」他從工事裡站起來，大聲的喊着：「不要怕，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正在這時，一顆砲彈落在他面前，他倒下去，馬上又站起來，還是同樣叫着：「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真的，敵人是怕死的。當我們的陣地前面躺滿敵人的死屍的時候，敵人再也不敢反撲了。可是這時候又一顆砲彈落在霍村黨同志的身邊，他又倒下去了，倒在自己原來的陣地上，他沒有爬起來，他躺在担架上邊說：「共產黨員是不要丟掉陣地的，瞄準打，敵人是怕死的。」

談到共產黨員王文寬，第三連沒有一個不五體投地佩服他。白奇山戰鬥中，當他帶頭向敵人衝去之後，由於地形不利，上級命令他們撤回來。這時大批敵人向他們猛撲，情況十分緊張。有些人發慌了，于是他挺身而出，向大家宣佈：「要有秩序的轉移，我是共產黨員，我在後邊掩護，大家只要沉着，受損失我負責。」這次的轉移沒有任何人受傷。不久前打霍村，他的胳膊被打斷，骨頭露在外面，在這樣情況下，當他看到另外一個彩號在喊叫時，他很和氣的對他說：「忍耐點吧，同志，替老百姓辦事，就是要流血的呀！」說着，他把手巾放在嘴裡咬着，頭上直冒

汗，一聲不响，直到醫生給他把綑帶捆好。

該連被解放的新戰士王愷吾說：「在波縣戰鬥中，敵人一個營，在榴彈砲掩護下，向我們一個連進攻，並且一步步向團指揮所逼近。當時我看不行了，憑我在蔣軍裡的作戰經驗，我們這個連非垮台不可。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俺連指導員把駁壳槍一舉，大聲說：『爲人民立功的時候到了，保衛解放區，保衛毛主席，共產黨員快跟我往前衝。』說着，有十幾個同志端起刺刀，跳出了戰壕，跟着指導員飛跑上去，我也跟着上去了，終于打退了敵人。我相信共產黨員的隊伍是永遠不會打敗仗的。」我問他，你當時是怎麼想，他說：「我沒有怎麼想，我只覺得敵人的子彈是不認人的，共產黨員爲着全國老百姓，人家都不怕，我怎能不跟上去呢？」

從這裡我看出共產黨員在火線上尤如雄偉的巨鷹，在槍林彈雨中翱翔，誰跟着他，誰就永遠勝利，因爲他真正爲人民。

一個不敢殺雞的人

柯崗

一九四七年二月下旬一個大風沙的月夜，我到達劉伯承將軍部隊的前線。

人們介紹我訪問一個戰士——趙小法，他過去不敢殺雞，現在可是一個殺敵能手了。

「趙同志，你不要講戰績，我知道你們殺死許多敵人。現在我只希望你說說從前你不敢殺雞，現在爲什麼總想親手殺死敵人？」我這樣開頭。

「這是蔣介石教訓我的。」他摸摸他的槍背帶，一口氣接着對我說了一段他親身經歷的事
情：

「我心腸可軟啦，在家時真不敢殺雞，從小大家都說我是猴子變的，不敢見血。去年翻身後，闢了幾畝地，我和娘商量，要想保住地非上前線不行！去年七月我參了軍。當時和我一齊來的人都下連打仗去了，可是我不敢，我要求在營部當了飼養員。這以後上級天天講：爲了保衛翻身果實，保衛邊區，一定要好好工作，打退蔣介石的賣國隊伍。聽見這些話，我心裡說：反正我是不會開小差的，我就是那幾畝地的，可是我不敢下連打仗，只一心一意把馬喂好。」

九月二十五日，追擊蔣介石的嫡系第五軍，半夜到曹縣東南四十里的東堽集。多大的村子，剛一進村就聽見有人亂哭亂叫，撲臉一股髒氣，漆黑，啥也不見，馬餓的嘿嘿叫。不顧點燈，我趕緊切草喂馬，誰知草放進槽裡，馬嘴剛一挨，牠叫的更兇啦！扯着脖子把繩子都掙斷了。

怎麼鬧的？急忙點着燈，見馬嘴上很多血，仔細看，馬嘴並沒有破，奇怪？這是那來的血呢？忽然我看見切草的鋤刀上滿是血，肉塊，腦漿和很長的女人頭髮……。

我大聲叫老鄉，半天沒有人答應，黑洞洞的正房裡出來一個老婆，她的舌頭都硬啦，嚥嚥啦的說：「同志，你……來屋……看吧！」我拿清燈一進屋，把我嚇的往後退一步，地下一灘血，一個女人渾身是血，直挺挺躺在床上，頭髮散着，腦袋和脖子已經對在一塊了。兩個孩子閉不住氣，「媽」一聲大哭起來。

那老婆哭著說：「同志，給俺報仇！這是老蔣那禽獸兵晌午頭臨走造的孽呀！還是俺媳婦，他們十幾個畜牲在這屋把她糟踏够啦，臨走用俺自己的鋤刀把她毀啦！多啦，家家一樣！光俺村今天用鋤刀毀掉有名有姓的男女整整五百口，活埋的還不在數哩！你去看誰家的鋤刀不是血淋淋的？報仇吧！同志……」

馬還在嘿嘿的叫，我一時不知說啥好，通訊員來傳，隊伍不休息了，馬上往前追。

首長一上馬就大跑起來，戰士們跑起來，我也跑起來，誰也不說話。我耳朵裡光聽那兩個小孩哭，光想那餓死的女人，後來不知怎麼我想起，這女人要是我家的人怎麼辦？心裡好痛啦！恨不能一步追上去把這村住的敵人統統抓回來，用鋼刀劍死，胸口聚一疙瘩氣，啥也不怕了。

起天明我們果然追上了這股敵人，一口氣就把他們消滅了，把他們搶老百姓的十幾車東西都奪回來，這車上有被子、衣裳、傢具，連油瓶醋罐都有，還有一個大閨女沒穿衣裳，用被子裹着。

首長問那些俘虜爲什麼這樣糟害老百姓？他們說是官長的命令，官長說是「蔣主席」的命令，在「匪區」裡，儘管殺！我當時就想砍死那些俘虜，首長擋住了。

這回我才真知蔣介石是個毒虫啊！其實不光是我，我們有很多隊伍從青島集走過以後，無論誰都更認識了蔣介石，所以在第三天張鳳集戰鬥開始時，上級並沒再作動員。我就在那時要求下連扛槍，上級答應了我。直到現在，我一聽見敵人的槍響，就想起那女人的屍首來，總想親手抓住那些兇手，用刺刀挑出他們的心。

反正俗語說得對：「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蔣介石這東西，你不殺他，他要殺你的！

.....『